

早期客家方言文獻與今梅縣話中的句末助詞“哪”和“呢”

鄧秋玲

中山大學

提要

對應於現代漢語的“呢”，梅縣話有不同的形式，分別為“哪”“呢”“呢↗”。在早期客家方言文獻中“哪”“呢”有不同分工，分別出現在不同的語氣中。而在今梅縣話中，“哪”“呢”均可用於疑問、陳述、感歎、祈使句。梅縣話的“呢”形式具有不同於現代漢語的特點，如：不常用於句中；少見於選擇問句；可用於陳述句但不表持續；常用於祈使句；在自然口語中使用頻率相對不高等。其基本功能為表達說話人的主觀意願及對聽話人的期待。

關鍵詞

“呢”，“哪”，梅縣話，句末助詞

1. 引言

關於現代漢語句末助詞“呢”的功能，學界有不同看法，主要集中於兩類問題：把“呢”看成幾個以及“呢”在不同句類中的功能。

第一，“呢”的同一性。如：胡明揚（1981）認為“呢”只有一個，表示提請注意；呂叔湘（1944）主張“呢”有直陳語氣和疑問語氣兩種；朱德熙（1982）則將“呢”分為時態、疑問、誇張三種。

第二，疑問句中“呢”是否表疑問。如：邵敬敏（1989）指出“呢”在疑問句中的基本作用為“提醒”；齊滬揚（2002）則認為“呢”的基本意義是疑問。

第三，陳述句中“呢”是否表持續。如：史金生（2010）認為“呢”存在由持續向申明的演變；方梅（2016）則認為持續是語境浮現義，“呢”的功能為言者提醒。

可見，如何分析疑問、非疑問用法是討論“呢”問題的重點。而觀察漢語方言中的“呢”形式，或可為研究帶來一些有益的補充。對應於現代漢語的“呢”，梅縣話有不同的形式和功能。

第一，梅縣話的“呢”形式（即相當於普通話“呢”的形式）有“哪 [na³¹]”“呢 [nɛ³¹/ni³¹]”以及“呢 [nɛ ↗]”。後者有不同於前兩者的表現，見例（1）（2）。

- (1) a. 你哪 / 呢? $\eta^{11}na^{31}/n\epsilon^{31}/ni^{31}$? (你呢?)
 b. * 你呢↗? (你呢?)
 (2) 奈久去呢↗? $\eta ai^{52-55}kiu^{31}hi^{52}n\epsilon$ ↗? (什麼時候去呢?)

第二，梅縣話的“呢”形式有不同於現代漢語的功能，如：陳述句中沒有對應於現代漢語持續義的用法，見例（3）。

- (3) * 落雨哪 / 呢 / 呢↗。(下雨呢。)

從以上現象出發，本文結合早期客家方言文獻及今梅縣話，對上述不同語音形式的功能進行考察和分析。主要討論三個問題：一、早期客家方言文獻及今梅縣話對應於現代漢語“呢”的形式有多少種？二、不同形式之間存在怎麼的聯繫？在功能上是否存在差異？三、與現代漢語相比，梅縣話“呢”形式具有哪些特點？希望對討論“呢”問題有所啟發。

2. 早期客家方言文獻中的“哪”和“呢”

20 世紀初期的粵東客家方言文獻中，已有關於句末助詞“哪”和“呢”的記錄。在此，以下列兩種口語性較強的讀本為材料，考察“哪”和“呢”在早期客家方言文獻中的功能。

1) 《客話導論》(*Introduction to Hakka*)，作者為美國瑪利諾外方傳教會的德勞特 (James. M. Drought)，出版於 1926 年。全書共有 298 頁，分為概述、語音練習、例句練習、英語例句翻譯、語法注解、四條戒律的練習、詞彙表等七部分內容。德勞特曾在蕉嶺從事教務工作。期間參考賴嘉祿《客法詞典》(1901)，編寫了《客話導論》。

2)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 langage Hac-Ka*)，作者為巴黎外方傳道會的賴嘉祿 (Charles Rey)，出版於 1937 年。全書共有 719 頁，內容均為口語對話。賴嘉祿曾先後在梅縣、平遠從事教務工作，期間編有《客法詞典》(1901)。之後又到揭西 (五經富) 工作，《客家社會生活對話》在此期間編寫。

莊初昇、大島廣美 (2021) 指出巴黎外方傳教會與美國瑪利諾外方傳教會所編寫的客家方言文獻 (分別以《客法詞典》與《客話導論》、《客話讀本》為代表) 所反映的語音特徵基本一致。此前一般將梅縣話視為以上文獻所記方言的歸屬地 (田志軍 2015 等)。而結合名詞後綴、近指代詞、體標記等成分，莊初昇、大島廣美 (2021)

認為以上文獻所反映的語言面貌具有一定的混雜性，其語音特徵更接近梅縣話，詞彙、語法特徵則更接近蕉嶺、平遠一帶的客家方言。

2.1. 早期客家方言文獻中的“哪”

有關“哪”的形式及功能，在《客話導論》中有簡要介紹。德勞特指出句末助詞“哪”有兩種讀音，分別為 $nā[na]$ 和 $nà[na]$ ，並將“哪”的功能分為疑問（interrogate）、勸告（hortatory）或請求（request）兩類，分別用於疑問和祈使句。例如：

- (4) a. 你姆好哩未？好嚟。Has your mother not recovered yet? (She) is cured.
b. 你姊哪？And your elder sister? (《客話導論》頁 188)
- (5) 役兜子哪。Go a little faster, please. (《客話導論》頁 188)
- (6) 莫罰佢咁重哪。Do not punish him so severely, I beg of you. (《客話導論》頁 188)

從《客話導論》所記的用例出發，可對“哪”的功能做進一步討論：

第一， $nā[na]$ 只見於“W 哪”（話題問）， $nà[na]$ 則見於“W 哪”、疑問句及祈使句。

第二，“哪”用於“W 哪”時，不出現在初發句，其功能為轉換話題，如例（4）。去掉“哪”後句子不成立。

第三，“哪”可用於特指問句，但特指問句可以不用句末助詞，如例（7b）。可見“哪”在特殊疑問句中不負載疑問信息。

- (7) a. 既然當敬天主你做脈個天主日唔來聖堂聽彌撒哪？Well, since you are obligated to worship God, why did you not come, on Sunday, to hear Mass? (《客話導論》頁 114，頁 116)
b. 先生做脈個罰他？Why did the teacher punish him? (《客話導論》頁 227)

第四，“哪”可用於祈使句，但祈使句可以不用句末助詞或用另一形式“阿” $ə[ə]$ ，如例（8）（9）。比較例（6）（8）（9）的英語翻譯，可發現句末形式為“哪”的例（6）多了解釋：I beg of you。由此推測，“哪”表達了說話人的請求態度，為祈使句帶來了情態義。

- (8) 話莫講忒多。Do not say too much. (《客話導論》頁 220)
- (9) 莫罰佢咁重阿。Do not punish him so severely. (《客話導論》頁 188)

“哪”在《客家社會生活對話》中有更多用例，讀作 nā[₂na]。“哪”有不同於《客話導論》的表現，如：不用於疑問句、個別用於感歎句、多數用於陳述句。

感歎句的“哪”多用於說話人對自己所述內容的肯定，常與“咁（這麼）”“好（很）”等成分共現。例如：

- (10) 我看到一樣東西，咁奇怪哪！（我看到一樣東西，這麼奇怪呢！）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頁 189）

陳述句的“哪”則一般出現用於對聽話人的回應，例如：

- (11) M：你噲同佢等講兩句道理麼？（你會跟他們說幾句道理嗎？）
V：我都唔曉得哪。（我都不懂呢。）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頁 41）

例（11）V 陳述的“我都不懂呢”用於回應 M 的提問。語境中暗示了 M 不清楚這一信息，因此 V 在陳述命題時，帶有對命題的確信並且希望 M 注意的願望。

由上可見，“哪”的用法在《客話導論》與《客家社會生活對話》中存在差異。《客話導論》的“哪”用於疑問、祈使句，但不出現在陳述、感歎句；《客家社會生活對話》的“哪”則用於陳述、感歎、祈使句，疑問句的對應形式為“呢”。

2.2. 早期客家方言文獻中的“呢”

“呢”只見於《客家社會生活對話》，多記為 nê[₂ne]。“呢”可出現在“W 呢”，如例（12）；多出現特指問句，也見於反問句，如例（13）（14）。

- (12) 一年後尋到錢裡，正升學，你呢？（一年後攢到錢了才升學，你呢？）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頁 623）

- (13) P：幾多點鐘做聖體降福？（幾點做聖體降福？）
C：下晝五點鐘做聖體降福，臨尾收聖體。（下午五點鐘做聖體降福，快結束時收聖體。）

- P：那個時候正好燒紙砲呢？（什麼時候才好放鞭炮呢？）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頁 35）

- (14) D：我知你愛來呀，所以我朝晨特別早起床來，煨便茶等你；今請坐，食茶，食煙。（我知道你會來，所以我早上很早起床，泡好茶等你；請坐，喝茶，抽煙。）

C：笑話，你樣得知我愛來呢？（笑話，你怎麼知道我要來呢？）

D：我就系卜到你嚟來者，呵！（我就猜到你會來，哈哈！）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頁 588）

例（12）“呢”為會話引入新的提問。若去掉“呢”則不能完句。例（13）P 在原會話的基礎上，進一步向 C 提出新的疑問，帶有“我想再問一下：什麼時候才放鞭炮”的意思。例（14）受語境影響，句子傳達了說話人“我認為你不知道我會來”的態度。若去掉“呢”，句子的疑問、反詰語氣不發生變化，但只表達對事件狀態的詢問、質疑，態度更為直接、生硬。

“呢”還可以用於陳述句，功能與“哪”相近，但只發現 1 例，見例（15）。

(15) P：你討個價忒高，一日算五角錢分你也夠了。（你還的價錢太高，一日按五角錢給你也就夠了。）

C：做唔過，咁得算來還愛貼伙食同你做呢。（做不來，這樣算還要倒貼伙食費來替你工作呢。）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頁 222）

例（15）中，C 所述命題的是對 P 的反駁，語境中暗示了 P 對該信息的忽略。因此，“呢”帶有說話人希望聽話人注意自己所述命題的態度。

綜合來看，“哪”和“呢”在兩種讀本中有不同的表現，見表 1。對應於現代漢語的“呢”形式，《客話導論》只有“哪”，出現在疑問、祈使句，不出現在陳述、感歎句；《客家社會生活對話》有“哪”和“呢”，在用法上有分工，“哪”出現在陳述、感歎、祈使句，“呢”基本只出現在疑問句。

就功能來看，“哪”和“呢”不出現均不影響句子的語氣（“W 呢”除外）。“哪”“呢”在疑問句中，表達了說話人對所提疑問的好奇；在祈使句中，添加了說話人的請求意願；在感歎句中，強調了說話人對所述命題的確信；在陳述句中，傳達了說話人對所述內容的強調並且希望聽話人注意的態度，常用於回應對方的疑問或反駁對方的觀點。

表 1 早期粵東客家方言文獻中的“哪”“呢”

		疑問	陳述	感歎	祈使
哪	《客話導論》	75%	/	/	25%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	/	80%	7%	13%
呢	《客話導論》	/	/	/	/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	98%	1%	/	1%

3. 梅縣話中的“哪”和“呢”

當今梅縣話的“呢”有多種形式，¹有對應於早期文獻的“哪 [na³¹]” “呢 [nɛ³¹]”。“呢 [nɛ³¹]”有一種自由變體 [ni³¹]，二者統一記作“呢”。此外，“呢”有一種略帶延長、上升的形式，暫記為“呢↗”。

今天梅縣話的“哪”和“呢”在用法上與早期客家方言文獻存在差異性。“哪”和“呢”在“W 呢”、疑問、陳述、感歎、祈使句中均可出現，二者未見有明顯分工。而“呢↗”則有所區別。除“W 呢”外，不同語氣中的“哪”“呢”的使用都具有彈性。從現有的觀察來看，自然話語中使用句末助詞的頻率相對不高。

下面將具體討論不同“呢”形式在“W 呢”、疑問、陳述、感歎、祈使句中的表現。

3.1. “W 呢”

“哪”“呢”可用於“W 呢”中，其功能為引入新話題，例如：

(16) 我轉學堂下，你哪 / 呢 / * 呢↗？（我回學校，你呢？）

ŋai¹¹tsən³¹hək⁵tɕŋ¹¹ha⁴⁴, ŋ¹¹na³¹/nɛ³¹/*nɛ↗?

此處“哪”或“呢”必須出現，否則句子不成立，與現代漢語表現一致。現代漢語“W 呢”的“呢”還可以進一步衍生出在句中表示停頓或話題的功能。例如：

(17) 小妞：爸爸呢，乾脆就不回來！（老舍《龍鬚溝》）

梅縣話的“呢”也可以作為話題標記。“呢”可用於主語後，如例（18a）；可用於從句後，如（18b）；可用於副詞等其他成分後，如例（18c）。

(18) a. 我哪 / 呢，就唔想去。（我呢，就不想去。）

ŋai¹¹na³¹/nɛ³¹, tɕhiu⁵²m¹¹siŋ³¹hi⁵².

¹ 梅縣話語料來自田野調查，調查點為梅縣西北部石扇鎮（與平遠縣、蕉嶺縣交界），距離梅州市區約 18 公里，同被稱為“上水話”。發音人信息：ZYP（男，1962 年生）、DL（女，1965 年生）、DQ（女，1967 年生）。音系參考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研究室編《漢語方音字彙》（2003）。

- b. 你唔去哪 / 呢，我就來去。（要是你不去呢，我就去。）

ŋ¹¹ m¹¹ hi⁵²⁻⁵⁵ na³¹ / nɛ³¹, ɲai¹¹ ts^h iu⁵² loi¹¹ hi⁵².

- c. 其實哪 / 呢，我也唔想去。（其實呢，我也不想去。）

k^h i¹¹ sət⁵ na³¹ / nɛ³¹, ɲai¹¹ ia⁴⁴ m¹¹ siŋ³¹ hi⁵².

但梅縣話在話題位置還有另一種形式“時”。“時”可用在主語、從句後，如例（19a-c），但不用於副詞、連詞等成分後。“時”還可以進一步語法化，在句末表示轉折，如例（19d）。

- (19) a. 我時唔想去。（我不想去。）

ɲai¹¹ sɿ¹¹ m¹¹ siŋ³¹ hi⁵².

- b. 你自家唔去時，莫怪人家。（是你自己不去，不要責怪別人。）

ŋ¹¹ ts^h ɿ⁵² ka⁴⁴ m¹¹ hi⁵²⁻⁵⁵ sɿ¹¹, mək⁵⁻² kuai⁵² ɲin¹¹ ka⁴⁴.

- c. 你唔去時，我就來去。（要是你不去呢，我就去。）

ŋ¹¹ m¹¹ hi⁵² sɿ¹¹, ɲai¹¹ ts^h iu⁵² loi¹¹ hi⁵².

- d. 我喊過你，你自家唔去時。（我叫過你，可是你自己不去。）

ɲai¹¹ ham⁵²⁻⁵⁵ kuə⁵²⁻⁵⁵ ŋ¹¹, ŋ¹¹ ts^h ɿ⁵² ka⁴⁴ m¹¹ hi⁵²⁻⁵⁵ sɿ¹¹.

3.2. 疑問句

“哪” “呢” 可用於非是非問句。多出現在特指問句，可用於詢問現在進行、未然、以及已然事件，如例（20）；也常見於反問句，與“樣欸（怎麼）”共現，如例（21）。其中，用於反問句時，不用“呢↗”。

此外，“哪” “呢” 還可以出現在反復問句句末，如例（22）；但傾向於不出現在選擇問句。無論是在謂語選擇還是主語選擇，均傾向於不使用，如例（23）。

- (20) a. 你在個欸做脈個（哪 / 呢 / 呢↗）？（你在做什麼呢？）

ŋ¹¹ hoi⁴⁴ kɛ⁵² ɛ³¹ tsə⁵² mak² kɛ⁵² (na³¹ / nɛ³¹ / nɛ³¹ ↗) ?

- b. 你想脈個時候做（哪 / 呢 / 呢↗）？（你想什麼時候做呢？）

ŋ¹¹ siŋ³¹ mak² kɛ⁵² sɿ¹¹ heu⁵² tsə⁵² (na³¹ / nɛ³¹ / nɛ³¹ ↗) ?

- c. 你秋晡日做欸脈個（哪 / 呢 / 呢↗）（你昨天做了什麼呢？）

ŋ¹¹ ts^h iu⁴⁴ pu⁴⁴ ɲit⁵ tsə⁵² ɛ¹¹ mak² kɛ⁵² (na³¹ / nɛ³¹ / nɛ³¹ ↗) ?

- (21) 我唔曾話你知，你樣欸會知得（哪 / 呢 / * 呢↗）（我都沒告訴你，你怎麼會知道呢？）

ɲai¹¹ m¹¹ t¹¹ ien¹¹ va⁵² ŋ¹¹ ti⁴⁴, ŋ¹¹ ɲiŋ⁵² ɲɛ³¹ voi⁵² ti⁴⁴ tet² (na³¹ / nɛ³¹ / * nɛ³¹ ↗) ?

- (22) a. 你去唔去 (哪 / 呢 / 呢↗) ? (你去不去呢 ?)
 $\eta^{11}hi^{52}\eta^{11}hi^{52}(na^{31}/ne^{31}/ne \nearrow)?$
 b. 你去啊唔去 (哪 / 呢 / 呢↗) ? (你去不去呢 ?)
 $\eta^{11}hi^{52-55}a^{44}\eta^{11}hi^{52}(na^{31}/ne^{31}/ne \nearrow)?$
- (23) a. 你食茶 * (哪 / 呢 / 呢↗) 啊食水 ? (哪 / 呢 / 呢↗) ? (你喝茶還是喝水 ?)
 $\eta^{11}sət^5ts^h a^{11}*(na^{31}/ne^{31}/ne \nearrow)a^{44}sət^5sui^{31?}(na^{31}/ne^{31}/ne \nearrow)?$
 b. 系阿二妹 ? (哪 / 呢 / * 呢↗) 啊阿三妹 * (哪 / 呢 / 呢↗) 會來屋家 ? (是二妹還是三妹會來家裏 ?)
 $he^{52}a^{44}\eta^{52}mɔi^{52?}(na^{31}/ne^{31}/*ne \nearrow)a^{44}a^{44}sam^{44}mɔi^{52}*(na^{31}/ne^{31}/ne \nearrow)$
 $vɔi^{52}lɔi^{11}vuk^2k^h a^{44}?$

與早期文獻所記的例 (7) (13) – (14) 相似, 例 (20) – (22) 去掉 “哪” “呢” 後依然表示疑問。可見, 疑問語氣是由結構帶來, 而非由句末助詞帶來的。

在沒有句末助詞的情況, 句子的疑問代詞, 疑問結構、語調等形式可以表達疑問。而句末助詞 “哪” “呢” 則一般表達了說話人的態度。試比較有無句末助詞之間的區別:

- (24) a. 你話請我食飯, 奈久去 ? (你說請我吃飯, 什麼時候去 ?)
 $\eta^{11}va^{52}ts^h iaŋ^{31}\eta ai^{11}sət^{5-2}fan^{52}, \eta ai^{52-55}kiu^{31}hi^{52-55}?$
 b. 你話請我食飯, 奈久去哪 / 呢 / 呢↗ ? (你說請我吃飯, 什麼時候去呢 ?)
 $\eta^{11}va^{52}ts^h iaŋ^{31}\eta ai^{11}sət^{5-2}fan^{52}, \eta ai^{52-55}kiu^{31}hi^{52}na^{31}/ne^{31}/ne \nearrow ?$

例 (24a) 只表達了對 “什麼時候去” 的詢問, (24b) 則是帶有說話人對 “什麼時候去” 的好奇, 也就是 “我想知道什麼時候去”。與 (24a) 相比更為舒緩。因此在會話雙方關係更友好的語境下, 更傾向於使用 (24b), 同時 (24b) 也可用於自問自答。

因此, “哪” 和 “呢” “呢↗” 在表達上具有緩和句子原有疑問語氣的功能 (“哪” “呢” “呢↗” 之間的具體區別見 4.2.) 。

3.3. 陳述句

“哪” “呢” 可以用於陳述句, “呢↗” 的接受度則較低。 “哪” “呢” 可以出現在表持續的句子中, 例如:

- (25) a. 落穩 / 等雨。 (下著雨。)
 $lok^5vun^{31}/ten^{31:44}.$

- b. * 落雨哪 / 呢 / 呢↗。(下雨呢。)
- c. 落穩 / 等雨哪 / 呢 / * 呢↗。(下著雨呢。)
- lok⁵vun³¹/ten^{31;44}na³¹/ne³¹/*ne ↗.
- (26) a. 渠系學生。(他是學生。)
- ki¹¹he⁵²hok⁵sen⁴⁴.
- b. 渠系學生 * 哪 / 呢 / * 呢↗。(他是學生呢。)
- ki¹¹he⁵²hok⁵sen⁴⁴na³¹/ne³¹/*ne ↗.

但要求謂詞為狀態謂詞或帶持續義標記的動作謂詞，如例(25)(26)。例(25b)中，動作謂詞不與表持續義的助詞“穩”“等”共現，無法成句。可見“哪”“呢”不獨立表示持續義。

此外，“哪”“呢”還可以與完結、達成義謂詞搭配，也可以表示已然事件，例如：

- (27) 我唔曾行到學堂下(哪 / 呢 / * 呢↗)。(我沒走到學校呢。)
- ŋai¹¹m¹¹t^hien¹¹haŋ¹¹tau⁵²⁻⁵⁵hok⁵t^hoŋ¹¹ha⁴⁴(na³¹/ne³¹/*ne ↗).
- (28) 嗰條魚斂還□[fak²]生，唔曾死(哪 / 呢 / * 呢↗)。(那條魚還活蹦亂跳的，沒死呢。)
- ke⁵²⁻⁵⁵t^hiau¹¹ŋ¹¹ε³¹han¹¹fak²saŋ⁴⁴, m¹¹t^hien¹¹si³¹(na³¹/ne³¹/*ne ↗).
- (29) 我秋晡日去斂(哪 / 呢 / * 呢↗)。(我昨天去了呢。)
- ŋai¹¹ts^hiu⁴⁴pu⁴⁴ŋit⁵²hi⁵²ie¹¹(na³¹/ne³¹/*ne ↗).

由此推測，表示持續並非“哪”“呢”的基本功能，只是語境帶來的結果。

上述例句去掉“哪”“呢”後，依舊表示直陳語氣。“哪”“呢”的作用在於傳達說話人對所提命題的強調，多用於回應或反駁預期的語境。例如：

- (30) A: □[ŋa⁴⁴]個單位招人，你唔來忒可惜。(我的單位招人，你不來太可惜。)
- ŋa⁴⁴vε⁵²tan⁴⁴vi⁵²tsau⁴⁴ŋin¹¹, ŋ¹¹m¹¹loi¹¹t^hiet²k^ho³¹sit².
- B: 我還讀穩書哪 / 呢，明年正畢業。(我還在讀書呢，明年才畢業。)
- ŋai¹¹han¹¹t^huk⁵vun³¹su⁴⁴na³¹/ne³¹, min¹¹ŋian¹¹saŋ⁵²pit²ŋiap⁵.
- (31) A: 今年去廣州嫖麼？(今年去廣州玩嗎？)
- kin⁴⁴ŋian¹¹hi⁵²⁻⁵⁵kuoŋ³¹tsu⁴⁴liau⁵²mo¹¹?
- B: 我舊年去斂哪 / 呢，今年唔去斂。(我去年去了呢，今年不去了。)
- ŋai¹¹k^hiu⁵²⁻⁵⁵ŋian¹¹hi⁵²ie¹¹na³¹/ne³¹, kin⁴⁴ŋian¹¹m¹¹hi⁵²ie¹¹.

例(30)(31)語境暗示了B不知道A“在上學”“去年去了廣州”的信息，因此B需要強調所述命題，期待將信息傳達給A。因此，“哪”“呢”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及交互性，傳達了說話人對所提命題的強調並且希望聽話人重視的態度。

3.4. 感歎句

“哪”和“呢”可用於感歎句，“呢↗”則接受度較低。例如：

- (32) a. □ [kuat⁵ 貴哦，愛十塊錢（哪 / 呢 / * 呢↗）！（很貴啊，要十塊錢呢！）
 kuat⁵⁻²kui⁵²⁻³³, ɔi⁵²⁻⁵⁵səp⁵⁻²k^huai⁵²⁻⁵⁵ts^hien¹¹(na³¹/nɛ³¹/*nɛ↗)!
- b. □ [kuat⁵ 便宜，正十塊錢（哪 / 呢 / * 呢↗）！（很便宜，才十塊錢呢！）
 kuat⁵p^hien¹¹ɲin¹¹, tsəŋ⁵²⁻⁵⁵səp⁵⁻²k^huai⁵²⁻⁵⁵ts^hien¹¹(na³¹/nɛ³¹/*nɛ↗)!

例(32)中，“哪”“呢”可用於主觀大量、主觀小量的評價，表達了說話人對自己所說內容的確信。句子去掉“哪”“呢”，原義仍然成立。在此，試通過例(33)，進一步觀察“哪”“呢”的功能：

- (33) A：嗰件衫貴麼？（那件衣服貴嗎？）
 ke⁵²⁻⁵⁵k^hian⁵²sam⁴⁴kui⁵²⁻⁵⁵mo¹¹?
- B：□ [kuat⁵ 便宜，正十塊錢。（很便宜，才十塊錢。）
 kuat⁵p^hien¹¹ɲin¹¹, tsəŋ⁵²⁻⁵⁵səp⁵⁻²k^huai⁵²⁻⁵⁵ts^hien¹¹.
- A：唔系哦，樣欸聽講愛五十塊錢？（不是吧，怎麼聽說要五十塊錢？）
 m¹¹he⁵²⁻³³, ɲiɔŋ⁵²⁻⁵⁵ŋɛ³¹t^haŋ⁴⁴kɔŋ³¹ɔi⁵²ɲ³¹səp⁵⁻²k^huai⁵²⁻⁵⁵ts^hien¹¹?
- B：瞞人講個，正十塊錢哪 / 呢，我買個我樣欸會不知。（誰說的，才十塊錢呢，我自己買的我怎麼會不知道。）
 man³¹ɲin¹¹kɔŋ³¹ŋɛ⁵², tsəŋ⁵²⁻⁵⁵səp⁵⁻²k^huai⁵²⁻⁵⁵ts^hien¹¹na³¹/nɛ³¹, ɲai¹¹mai⁴⁴iɛ⁵²ɲai¹¹
 ɲiɔŋ⁵²⁻⁵⁵ŋɛ³¹voi⁵²⁻⁵⁵m¹¹ti⁴⁴.

例(33)中，B第一次說“才十塊錢”，表明了自己的觀點“衣服才十塊錢（很便宜）”。第二次說“才十塊錢哪 / 呢”，是反駁A提出的疑問，再次強調對“衣服才十塊錢（很便宜）”的確信。“哪”“呢”是帶有說話人主觀確定的表達，常與“愛（要）”“正（才）”“佢（這麼）”“十分”等成分共現，因此往往帶有誇張的意味。

3.5. 祈使句

“哪”和“呢”可用於祈使句。部分祈使句還可以接受“呢↗”。例如：

(34) a. 快啲！（快點！）

k^huai⁵²⁻⁵⁵tit²!

b. 快啲哪 / 呢 / 呢↗（，好麼）？（快點[，可以嗎]？）

k^huai⁵²⁻⁵⁵tit²na³¹/ne³¹/ne↗ (, hau³¹mo¹¹)!

例（34）中，與（34a）相比，（34b）在情態上更為舒緩。（34a）多用於上級對下級等，命令的意味更強；（34b）則相反，商量的情態更明顯，可添加表詢問的“好嗎”等成分，表達上更有禮貌。可見“哪”“呢”“呢↗”在祈使句中傳達了說話人的請求意願（“哪”“呢”“呢↗”的具體區別具體見4.2。）。

根據上述分析，“哪”“呢”作為句末助詞，在不同的語境中體現出不同的意義。在疑問句中表明疑惑，在陳述句中表達提醒，感歎句中表示確信，在祈使句中傳達請求，但都與說話人對所述命題的態度以及對聽話人的期待相關。與現代漢語的情況相似，“呢”形式普遍存在可說可不說的情況，“呢”形式的使用是信據價值高、回饋期待強的體現（完權 2010）。梅縣話的“哪”“呢”在使用上更具有彈性，句末助詞不影響句子的語氣，無句末助詞的形式也常見於口語交際中。參考例（24）（30）（31）（33）（34b），句末助詞多出現於回應等交際互動，因此梅縣話的“哪”“呢”也可以看做是體現主觀交互性的形式。

4. “哪”和“呢”之間的關係

4.1. 早期客家方言文獻的“哪”和“呢”

《客話導論》（1926）中只有“哪”，只見於疑問、祈使句。在《客家社會生活對話》（1937）中有“哪”和“呢”，二者有分工。“哪”多用於陳述，也用於感歎、祈使句，“呢”則用於疑問句。在今梅縣話中，“哪”和“呢”均可用於疑問、陳述、感歎、祈使句，未見有明顯分工。兩種早期文獻以及今梅縣話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是否存在“哪”和“呢”兩種形式；“哪”能否用於疑問句；“呢”能否用於非疑問句。此外“哪”和“呢”在今梅縣話中也可用於句中表示話題，這點在早期文獻中未有反映。形成上述差異的原因可能是複雜的。以上兩種文獻所記方言具有一定的混雜性，語音上與梅縣話更相似，但名詞後綴、近指代詞、體標記等特點又更接近平遠話、蕉嶺話，而《客家社會生活對話》還可能混雜了揭西五經富一帶客家方言的成分（莊初昇、大島廣美 2021）。因此，兩種早期文獻以及今梅縣話的差異，其中可能不僅有時空因素，還可能與空間差異相關，有待進一步探究。

4.2. 梅縣話的“哪”和“呢”

今梅縣話的“哪”和“呢”，在句法語義上的表現基本相同（除“呢↗”之外），具體說明如下：

“哪”和“呢”的關聯在現有的材料裏還難說明。在《客家社會生活對話》中，“哪”和“呢”在用法上有分工。但在今天的梅縣“哪”和“呢”沒有體現出明顯區別。

“呢”的兩種語音形式（[ne³¹]和[ni³¹]）可看做自由變體，在語流中可以自由變換。“[ni³¹]

“呢”與“呢↗”則在語氣上存在差異。“呢↗”傾向於只用於疑問以及部分祈使句中，“呢”則可用於疑問、祈使、陳述、感歎句。在疑問句、祈使句中，“呢”與“呢↗”在情態上也有明顯區別。在疑問句中，較為舒緩、親暱的語境更傾向於使用“呢”及“呢↗”，如例（35）（同上文例（24b））；而深究、反詰語境則更傾向於不用句末助詞或可用“呢”，但不能用“呢↗”，如例（36）（37）。

- (35) 你話請我食飯，奈久去呢 / 呢↗？（你說請我吃飯，什麼時候去呢？）

ŋ¹¹va⁵²ts^hiaŋ³¹ŋai¹¹sət⁵⁻²fan⁵²,ŋai⁵²⁻⁵⁵kiu³¹hi⁵²ne³¹/ne↗?

- (36) 你秋晡日唔去，今晡日又不去，奈久去○²/呢/*呢↗？（你昨天不去，今天又不去，什麼時候去呢？）

ŋ¹¹ts^hiu⁴⁴pu⁴⁴ŋit⁵ŋ¹¹hi⁵²,kin⁴⁴pu⁴⁴ŋit⁵ŋ¹¹hi⁵²,ŋai⁵²⁻⁵⁵kiu³¹hi⁵²○/ne³¹/*ne↗?

- (37) 莫煩人，你樣欸會知得○/呢/*呢↗？（不要煩人，你怎麼會知道呢？）

mək⁵fan¹¹ŋin¹¹,ŋ¹¹ŋiəŋ⁵²⁻⁵⁵ŋe³¹vəi⁵²ti⁴⁴tet²○/ne³¹/*ne↗?

在祈使句中，與“呢”相比，“呢↗”更為親暱，試比較：

- (38) a. 老師，麻煩你快啲呢，好麼？（老師，請您快點，可以嗎？）

lao³¹sɿ⁴⁴,ma¹¹fan¹¹ŋin¹¹k^huai⁵²⁻⁵⁵tit²ne³¹,hau³¹mə¹¹?

- b. 阿公，快啲呢↗！（爺爺，快點呢！）

a⁴⁴kuŋ⁴⁴,k^huai⁵²⁻⁵⁵tit²ne↗!

與無句末助詞的形式相比，“呢”“呢↗”的表達上都更為禮貌，傳達了說話人的請求意願，消滅了命令的語氣。但相比之下，“呢”在交際中較為正式，因此

² “○”表示無句末助詞的形式，下同。

也常用於學生對老師或陌生人之間。“呢↗”則更體現說話人的親密態度，帶有撒嬌的意味。

結合上述分析，無論在疑問還是祈使句中，“呢↗”都表達了說話人親暱的態度。從句子的表達效果來看，緩和度由高至低依次為：“呢↗” > “呢” > 無句末助詞形式。“呢↗”可能是受句調影響的結果，在此將“呢”與“呢↗”看做同一個“呢”。

4.3. 梅縣話“呢”形式的特點

梅縣話對應於現代漢語的“呢”的形式“哪”“呢”“呢↗”，其在用法上的表現歸納如下。

表2 現代漢語的“呢”與今梅縣話“哪”和“呢”

	形式	句中	W 呢	特指問	選擇問	反復問	反問	陳述	感歎	祈使
現代漢語	呢	+	+	+	+	+	+	+	+	+
梅縣話	無句末助詞形式			+	+	+	+	+	+	+
	哪	+	+	+		+	+	+	+	+
	呢	+	+	+		+	+	+	+	+
	呢↗			+		+				+

總體而言，梅縣話的“呢”雖有不同的語音形式，但在用法上的表現較為一致。除了“呢↗”之外，其餘形式均可以用於陳述、疑問、感歎、祈使句。對比現代漢語的“呢”，梅縣話的特點主要體現在：

- 1) 可用於句中表示話題標記，但有另一形式“時”。
- 2) 可用於陳述句，但不表示持續。
- 3) 可用於疑問句，但少見於選擇問句。
- 4) 常用於祈使句。

5) “呢”形式的使用具有彈性。在自然口語中的使用頻率相對不高，即句末“呢”的位置是無助詞形式的情況更為常見（“W 呢”除外）。

5. 小結

基於對早期客家方言文獻以及今梅縣話的考察和分析，可以歸納出梅縣話“呢”形式的四個特點。

第一，梅縣話對應於現代漢語的“呢”有不同形式：“哪[nə³¹]”“呢[nɛ³¹/ni³¹]”“呢[nɛ↗]”。“哪”“呢”在功能上沒有差異，而“呢↗”只出現於部分疑問、祈使語氣，在情態上更緩和，可能是受句調影響的結果。按句子的舒緩程度，由高至低依次為：“呢↗”>“哪”“呢”>無句末助詞形式。

第二，早期客家方言文獻中“哪”“呢”的表現與今梅縣話具有差異。《客話導論》（1926）中僅有“哪”，用於疑問、祈使句。《客家社會生活對話》（1937）中“哪”多用於陳述句，“呢”則多出現於疑問句。但在今梅縣話中，“哪”“呢”均可用於疑問、陳述、感歎、祈使句，也可用於句中。

第三，“哪”“呢”具有不同於現代漢語“呢”的特點，如：可用於句中作話題標記，但有另一話題標記“時”；可用於疑問句，但少見於選擇問句；可用於在陳述句中，但不表持續義；常用於祈使句等。現代漢語的“呢”在陳述句中是否表持續是以往討論“呢”問題的關注點之一。梅縣話的“哪”“呢”可用於陳述句（如“我還曾結婚哪/呢”[我還沒結婚呢]），但沒有相當於現代漢語中“VP 呢”的形式，因此“呢”本身不表持續義。此外在部分南方方言中，此類陳述句末不用於“呢”而用其他形式表示，如廣州話的“住”（“未食飯住”[還沒有吃飯呢]），汕頭話的“佇”（“伊只陣還未落班佇”[他這會兒還沒下班呢]，見施其生 2013）。以上現象或可為討論現代漢語的“呢”在陳述句中的功能提供啟發。

第四，“呢”形式在使用上有彈性，在不同語境中會帶來不同的作用。與現代漢語相比，梅縣話的“哪”“呢”在自然口語中的使用頻率相對不高。除“W 呢”之外，句末無助詞的形式常見於自然話語。由此來看，現代漢語“呢”的隱現問題也值得深入討論。梅縣話“哪”“呢”可視為體現交互性的形式，其基本功能在於表達說話人的主觀意願以及對聽話人的期待。“哪”“呢”在不同交際互動中的表現，還可以做進一步探討。

鳴謝

本文曾在“第七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上宣讀。與會專家和匿名審評專家對本文提供了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 Drought, James M. 1926. *Introduction to Hakka*. Hong Kong: Nazareth Press.
- Fang, Mei (方梅). 2016. Zai shuo“ne”再說“呢” In *Zhongguo Yuwen Zazhishe* (中國語文雜誌社) (ed.), *Yufa Yanjiu he Tansuo* 語法研究和探索 18, 1–18.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Hu, Mingyang (胡明揚). 1981. Beijinghua de yuqizhuci he tanci 北京話的語氣助詞和嘆詞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6. 416–423.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44. *Zhongguo Wenfa Yaolüe* 中國文法要略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Qi, Huyang (齊滬揚). 2002. “Ne” de yiyi fenxi he lishi yanbian “呢”的意義分析和歷史演變 *Sha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 zhhexue shehui kexueban*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 34-45.
- Rey, Charles. 1937. *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 langage Hak-Ka*. Hong Kong: Nazareth Press.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1989. Yuqici “ne” zai yiwennu zhong de zuoyong 語氣詞“呢”在疑問句中的作用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3. 170–175.
- Shi, Jinsheng (史金生). 2010. Cong chixu dao shenming: Chuanxin yuqici “ne” de gongneng ji qi yufahua jizhi 從持續到申明：傳信語氣詞“呢”的功能及其語法化機制 In *Zhongguo Yuwen Zazhishe* (中國語文雜誌社) (ed.), *Yufa Yanjiu he Tansuo* 語法研究和探索 15, 1–18.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Shi, Qisheng (施其生). 2013. Minnan fanyan de chixu timao 閩南方言的持續體貌 *Fangyan* 方言 4. 289–306.
- Tian, Zhijun (田志軍). 2015. *Jindai Wanqi Yuedong Keyin Yanjiu* 近代晚期粵東客音研究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Wan, Quan (完權). 2010. Xinjuli: “Ne” de jiaohuzhuguanxing 信據力：“呢”的交互主觀性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17(1). 17–34.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Zhuang, Chusheng (莊初昇) & Hiromi Oshima (大島廣美). 2021. Zaoqi tianzhujiao keja fangyan wenxian de fangyan guishudi wenti 早期天主教客家方言文獻的方言歸屬地問題 *Zhongguo Yuyanxue Jikan* 中國語言學集刊 14(2). 222–237.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Na* and *Ne* in the Early Hakka Documents and Modern Meixian Hakka

Qiuling D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Comparing Mandarin with Meixian Hakka,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ne* in the latter varies in form, including *na*³¹, *ne*³¹ and *ne* ↗. According to the Hakka document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na* and *ne* separately apply to different types of sentences. In Modern Meixian dialect, however, both could occur in statements, questions, commands and exclamations. Compared with Mandarin, differences are clearly observed in Modern Meixian dialect, such as: not widely used as a topic maker; rarely found in alternative questions; not expressing continuity; commonly applied to sentences expressing a command; not frequently used in natural speaking.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na* and *ne* is to imply the speaker's intention and convey his expectations to the listener.

Keywords

ne, *na*, Meixian dialect, sentence-final particle

通訊地址：廣州 海珠區 中山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dengql3@mail2.sysu.edu.cn

收到稿件日期：2021年12月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2年3月16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2年4月17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2年4月19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2年7月29日